



序

九翁黃先生負不世材而旅僑
羈棲求一畝片椽不可得嘻甚
矣憊余生也晚未及供灑掃於
先生之門幸與長君禹弓遊得
快讀詩文全稿光燄萬丈咄二



序
逼人遂同張子芑仕謀盡付殺
青以壽不朽已而別集次第告
成適有客過余曰古之材富者
遇必窮仰屋鳴二捫胸搔首天
實忌材二奚富焉余詰之曰天
若忌材何弗不假人以材既假

之材何仇而忌客曰材之觸忌
者多矣狂吟花柳醉咏江山笑
弄煙雲閒評風月自是材人本
色烏得而不忌余曰如公言正
材而不遇者之所為耳縱而忌
之彼蒼又曷以故大氏人心用

則靈二則其材發越而英多向
非寬閑寂寞主人翁將馳驟殺
利塲等烏江月山風煙雲花柳
而錦鞵繡帳妙舞清歌已銷盡
王孫福慧安從倩老中書抽思
騁句盡態極妍故無可奈何鄭

重而窮以遇俾心靈材噪亦無
柰何而不朽之業浸淫日以富
也如我九煙黃先生等身著作
寓內無雙時而塌地呼天唾壺
幾碎時而憫時嫉俗匣劍欲鳴
時而兒女情深英雄氣盡時而

壯夫腸熱烈魄肝摧時而美人
芳艸寄賦無慘時而知已斜陽
愴懷往事或畫舫班駘登臨灑
涕或旗亭郵壁俯仰縈愁或現
身說法排傀儡於當場或樽酒
擬騷平峻嶒於方寸或半枕琴

書睡鄉感夢或九霄笙鶴杳外
尋僊若激之使怨若迫之使憤
若屈抑之使憂若閒散之使曠
若習之使恬若揚之使肆若幽
之逸之而使之峭且雋若磊落
嶽崎之而使之俊偉離奇挺若

玩弄鼓舞而使之悲且歌笑且
哭從此淋漓縱橫口腕奔赴因
得掇採數萬遺言彙成別集千
古讀之者恍見先生嬉戲怒罵
而不必有生不同時之憾將以
是犯造物之忌耶抑受造物之

忌窮而後至此也嗟乎先生固
弱歲巍科金馬玉堂人也倘不
值滄桑之變亦鞅掌匪躬已矣
惟蒼二者別設一遇以位置先
生而先生乃別運其心別出其
材從事乎花柳烟雲江山風月

謂大有造焉者而上報蒼蒼二然
則先生之窮於遇也殆慎簡以
重昇先生當額手為先生慶無
容為先生哀而或代先生不平
曰天忌先生也誣先生乎誣天
乎時禹弓芑仕就余商校讐之

任不覺前席善余言者久之客
唯二無以應而太輒書以弁諸
簡端

康熙二十有七年歲在戊辰七
月既望松江後學朱曰荃拜手
撰



夏為堂別集文目

鍾山黃馬星九煙氏著

男

梅禹弓輯

育黃寄中較

繼姓沈

松江朱日荃止善氏閱

海上張燕孫芭仕氏訂

記

將就園記 并圖

衡嶽遊記 并詩

別集文目

韋憲記

序

臯嘯序

文

戲為逆旅主人責臯伯通文

告殯男石兔文

詰天公文

傳

補張靈崔瑩合傳 附詩

樸橄女子傳

紀

八字情郵錄 并題咏

神像贊

呂祖出山像贊

題鍾馗一品補衮圖贊

關帝像贊

題跋

題友人爭西湖詩

別集文目

檄

驅病魔檄

疏文

福清東祭龍宮祈夢疏

為年家子懺悔乞開喉音疏

說

怨天說 并詩

雜文

酒社芻言

時義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六首

墓志銘

自撰墓志銘 附解蛻吟

選夢略刻

復姓疏

復姓紀事

百家姓新箋

評序

九煙氏將就園落成。馳書曰。請序我園。余辭之。曰。請爲評。昔王季重氏遊天台山。操文衡例。謂風雨無恙。得以搜閱竣事。畧品題甲乙。與諸山靈約。矢諸天日。不敢有偷心焉。文章胎骨清高。氣象華貴。瓊臺雙闕第一。磅礴渾茫。從天而下。石梁瀑布第二。天繪鬼斧。能品加入神品。明巖第三。曠世逸才。國清第四。惚恍幽玄。不記何代。桃源第五。繞腸雄氣。萬年寺第六。以險絕爲功。斷橋落澗第七。醉筆紛披。赤城第八。不求賞識。奇矯無前。寒巖

評序

第九清新俊逸。道骨仙風。瀑水嶺下第十。有如天風海濤。華頂第十一。曲有微情。幽溪第十二。別造一格。高下倒置。桐柏宮第十三。停勻冲粹。天封寺第十四。字字鬼才。別有僻腸。神仙趕石第十五。余欲引季重氏評天台法。以評九煙氏之園。而變其畧例。一曰洞口瀑。夫山水以相遭爲奇。山與水相遭之奇。莫大乎瀑。瀑者山水之妙于位置者也。而茲園之瀑。曰正當洞口。曰狀若懸簾。曰自非衝瀑出入。不知其爲洞。位置第一。山水之奇。非道理之所攝。有時入道理而益奇。記曰。兩園之外。皆溪

流環之。而中復有一溪。逶迤流互南北。形如太極。道理第一。余嘗縱論古今文章。史遷信逸才。天下之至曠逸者水也。遷所作史記。浩浩具天下之水脈。故其文最奇。將園前門臨溪。而溪流散注園中。所見無非水者。曠逸第一。山水之關鍵在分合。猶文章之關鍵在分合也。將就主人曰。吾兩園分而實合。合而實分。關鍵第一。其五曰終古斜陽。記曰。將之東面爲將山。其上珠泉百道。四時飛瀑。就之西面爲就山。其下平疇萬頃。終古斜陽。風景第一。其六曰十八曲山澗亭館。記曰。武夷九曲。曲曲

通舟。吾園更倍之。亭有六。館有四。不欲別立名者。以名之妙無加于曲也。我昔者慨然于古今之名之異也。夫天下名山川。天下樓觀臺榭。其名之出于古者。我能辨之。必其名之無意于名而名奇。其名之出于晚近者。我能辨之。必其名之有意于名也。而名乃不奇。十八曲山澗亭館。安名第一。季重氏評天台者十五。得一第一。余評九煙氏兩園者六。得六第一。余所得較多。

漏霜釋南潛

仙乩紀畧

昔文衡山待詔于所作法書幀首。輒用停雲館印。或問公停雲館安在。衡山笑曰。吾館卽在法帖上耳。劉南坦司空欲構一樓未就。倩衡山作神樓圖。楊升菴太史因爲作神樓曲。後人多倣此作園。曰志曰思曰夢曰想曰意先曰如是。大氏皆空中樓閣。畫裏溪山也。余之將就兩園。經始于庚戌之冬。落成于甲寅之春。頗自謂慘澹經營。部署不俗。然亦不過墨莊幻景。聊以自娛耳。乃于仲冬甲子日。偶過友人岸舫壇中。

觀茗溪陸子芳辰運乩祈仙。至夜分。乩忽大書云。今日奉

文昌帝君法旨而來。聞本壇護法報至崑崙。云黃子有將就園。甚爲可愛。故桂宮傳命。欲索原本細覽批閱。以作不朽之奇觀。擇名山高阜最佳處。建其兩園。以待諸仙往玩。并作騷壇。至虎溪再笑之期。黃子可以爲兩園主人矣。余不勝駭異。亟如命繕錄。次日上呈。乩復傳法旨云。帝曰。才子思路。如世外奇卉。璀璨鮮妍。天上修文。不能及其萬一。卽着值殿大將鐘雲。

前詣中海崑崙。依其文內所構爲兩園。待功完。余往彼處。以作世上別業。俟黃子武夷相聚之後。來此永作修文長郎。余又不勝駭異。至次日。余仍過壇中。乩又忽大書云。桂宮大將軍鐘奉法旨。呂祖閣改爲三清閣。關某閣改爲

玉帝閣。敕黃子速作兩閣對聯。聯各十五字爲合式。蓋因余就園中有東西兩閣。而特爲更定之也。余卽于是日。擬作兩聯上呈。

三清閣云。此地勝瓊臺。萬壑千岩允矣。清微聖境。何人

臨寶閣。十洲三島。宛然縹緲神山。

玉帝閣云。玉京迎麗旭之暉。喜千劫修持同妙樂。金闕冠崇霞之表。看萬靈呵衛似香嚴。隨奉旨云。黃子所作對未盡所長。亦可用之。余次日乃復擬兩聯上呈。三清閣云。先天地生。遡閣中萬古燈傳。極本無極。爲道法祖。仰雲際三台鼎峙。玄之又玄。

玉帝閣云。山似香嚴。看萬壑千峯。文章盡成。巍煥國如。妙樂徧十方三界。血氣莫不尊親。復奉旨云。黃子今日所作對聯甚佳。准用。此不獨余一人駭異。凡在壇

諸君。蓋無有不相顧駭異者矣。噫。此一小小遊戲文字耳。茫茫六字。誰是知音。乃不意上瀆

帝聰。謬辱鑒賞。而且重勞天神。按圖構造。更定閣式。旌以文郎。似此種種。殊恩異數。如余么麼蟣蝨。何德以當之耶。然則是區區之將就園。從此可名爲崑崙園。亦可名爲天上園矣。事屬創聞。不敢掩遏。謹據實紀載。用告同人。一以見

上帝之右文。一以見神明之昭赫云。

將就主人敬述

九煙先生者。白蘇再世。畱鄴前身。鴻才將學識兼長。盛德與品行俱備。蓋盡人爭睹。快景慶之星雲。而舉世皆珍。比祥威于麟鳳。乃今日香山之祭酒。抑宅年碧落之侍郎也。以故每有新裁。輒通玄契。卽如虬飛版上。仙姬請庭桂之聯。箋擘袖中。靈鬼乞山薇之傳。輯龍沙之八百字。預識共由。祝鸞殿之萬千春。永知制誥。是皆章章于睹記。非同泛泛以傳聞。何意今者將就之園復來。

皇矣上帝之鑒。在主人不過墨莊遊戲。畫圖開紙上之天乃。

文皇則已。豈海經營。輪奐煩殿前之將。此人間咄咄怪事。咸驚弄假以成真。而天上朗朗神書。孰敢將無而作有。潛管茅下品。洩勃微材。未讀包山之古文。徒慙吳闔。欲問楊亭之奇字。願學侯芭。茲何幸目涉名園。遠過輞川金谷。更喜手披鴻寶。盡窺雲笈。琅函踴躍歡呼。無能效一辭之贊。心齋頂禮。何由展百拜之誠。聊承乏于棗人。冀觀成于梓氏。則是役也。功邀青簡。庶不比金石之難鐫。而吾師乎。名在丹臺。竊願附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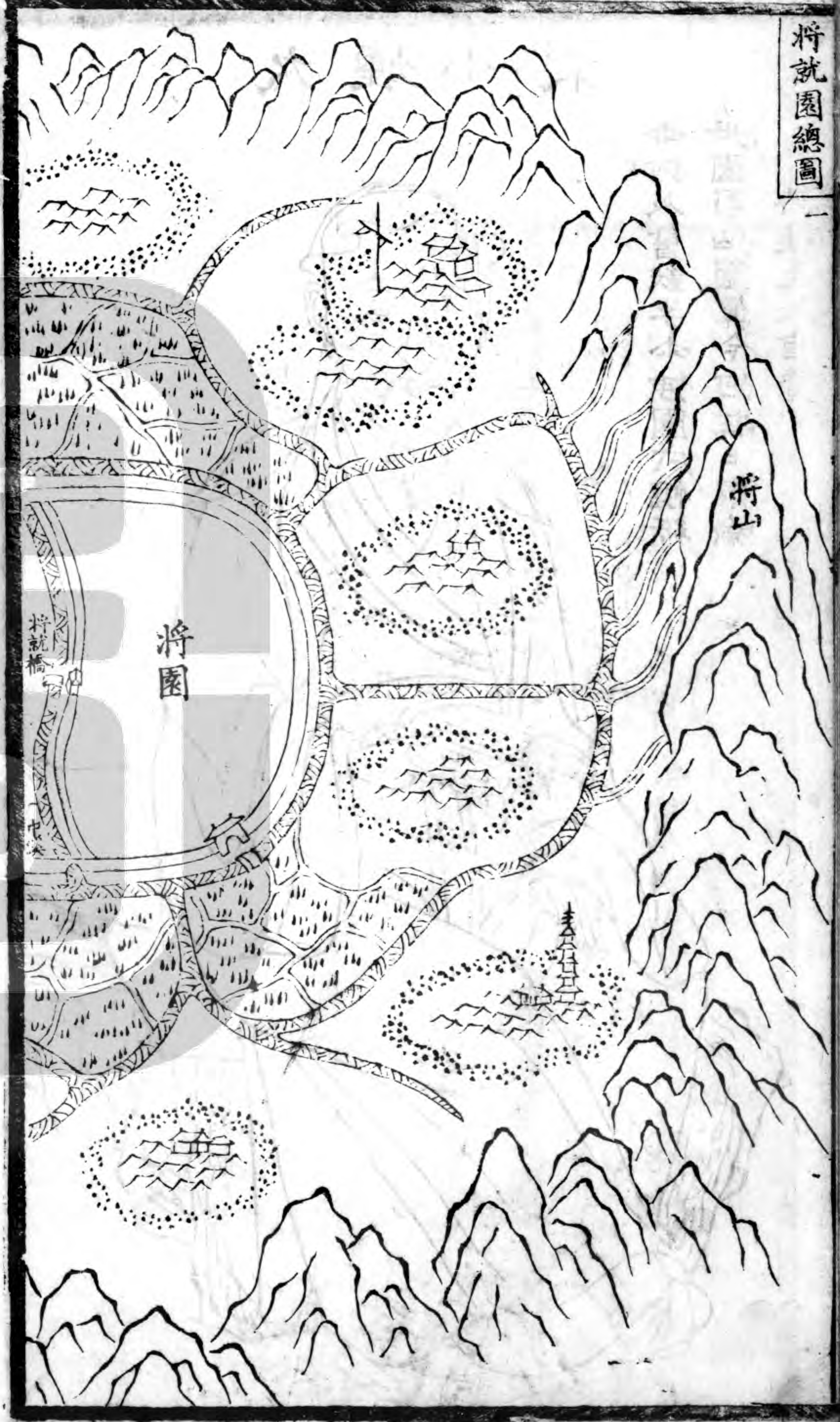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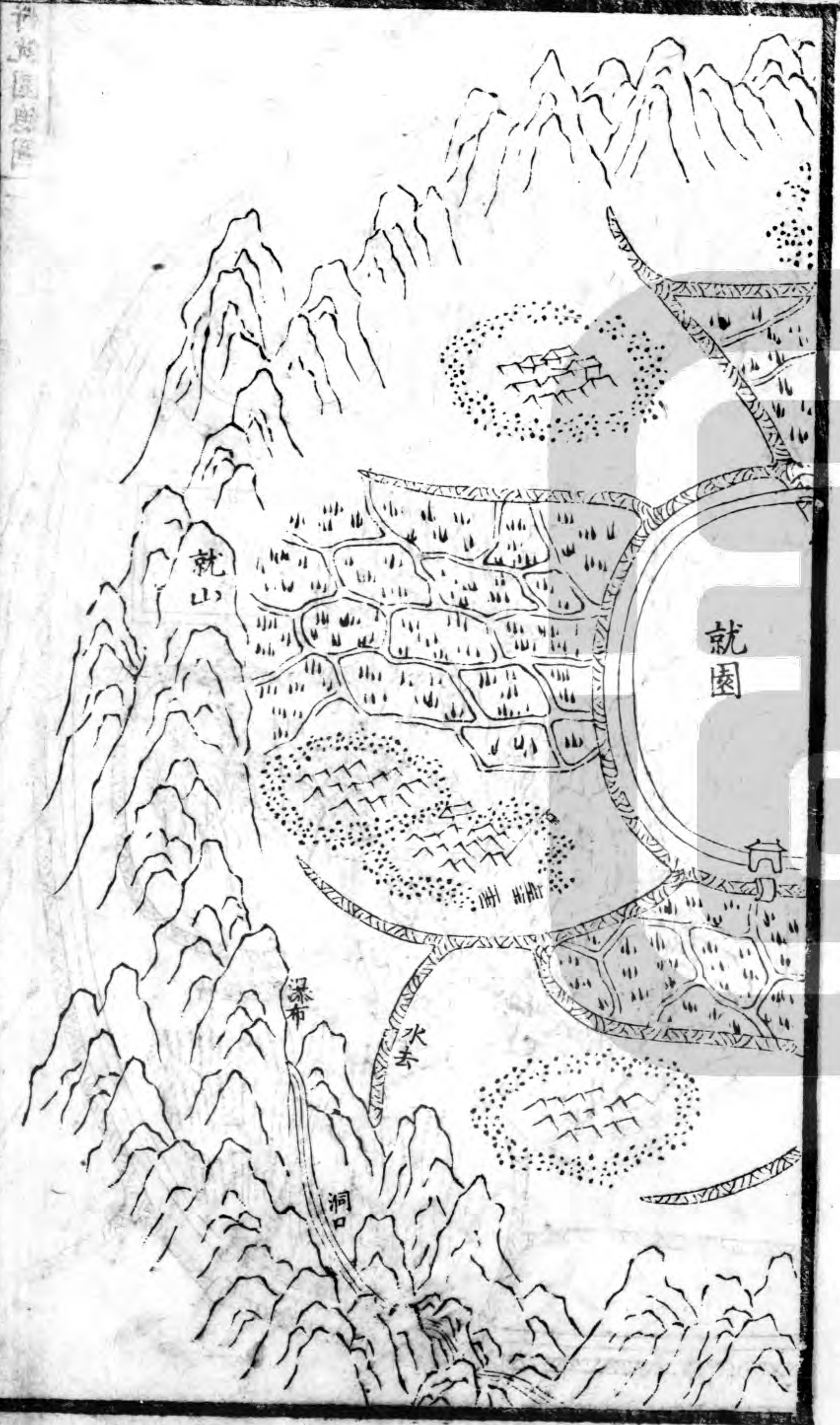
九煙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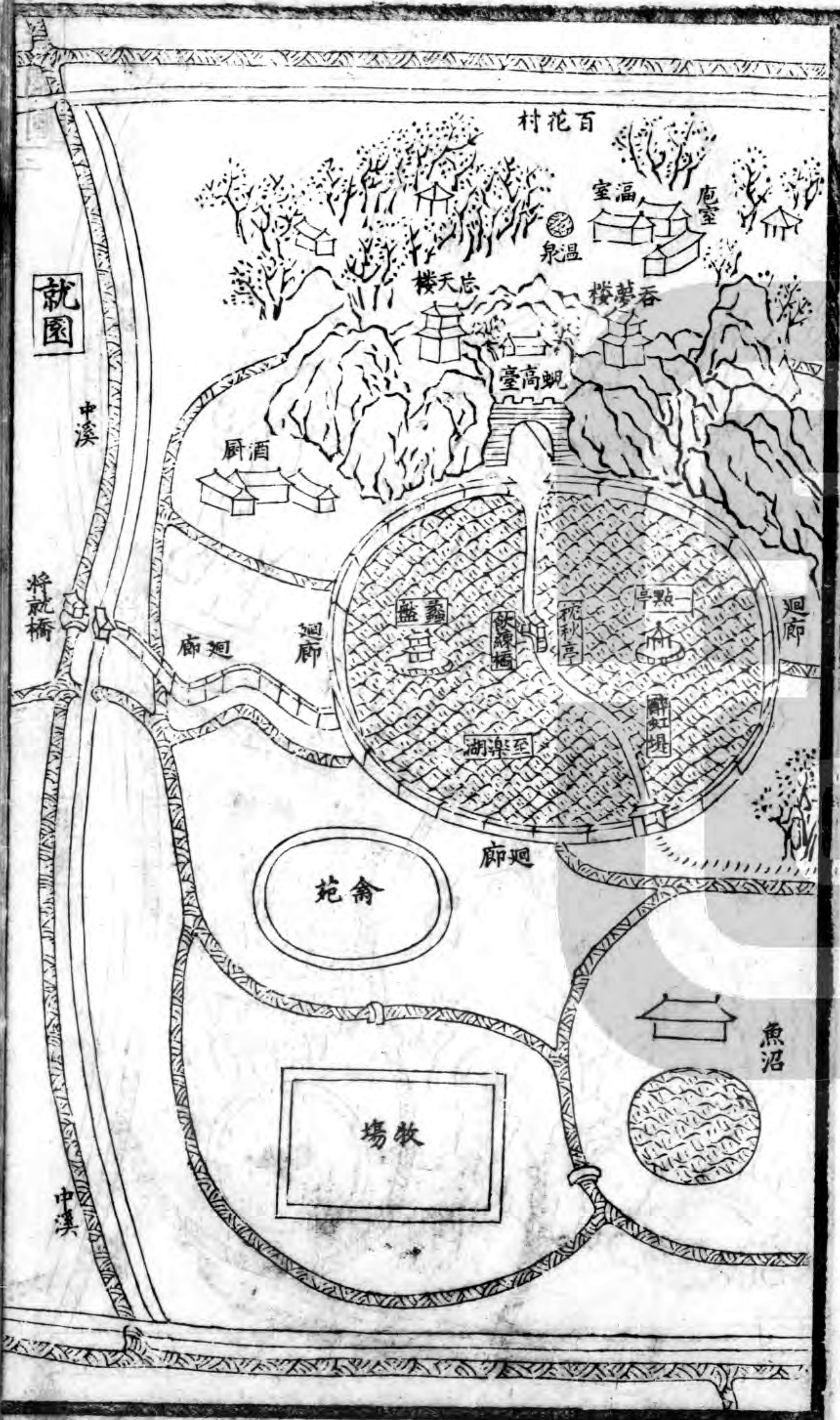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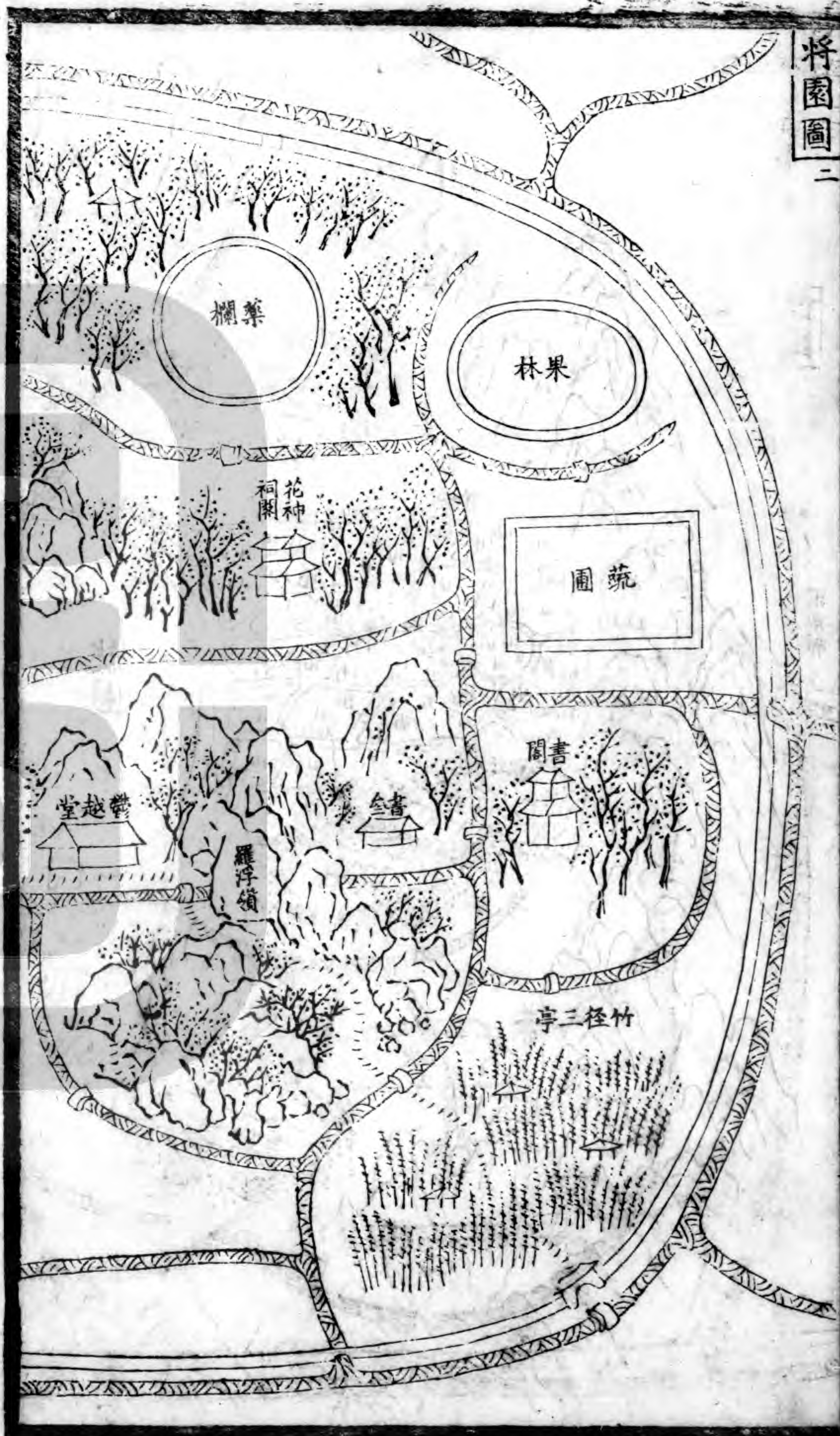
本河心書說字本伊園六幅紙
世園可山園真今何在
將就主心百贊



霄以不朽云爾。

鵲江後學是菴胡潛拜識







將園

中溪

將園門

林榕

園蔬

中溪

谷松萬



園蔬

亭館

丹室

桃花

板平

長石

池湯

丹室

妙哉將就園非無六非有蜃市現樓臺驚籠吐男婦
真耶或幻耶夢覺誰分割桃源與醉鄉寓言恆十九
此意將毋同宇宙皆在手我懷九煙翁超然綺皓爰
蟬蛻塵氛中千古復無偶山水盡文章落筆風雷吼
遊戲見神通尺幅雲千畝園以將就名徵詩聊佐酒
誰知驚鬼神百靈供奔走遂使崑崙巔傑構冠岡阜
世人那得知披圖試援取小子請作歌青雲期不朽

蟪城戚

珥緩耳氏敬題

將就園記

并詩

鍾山黃周星九煙氏構

自古園以人傳人亦以園傳。今天下之有園者多矣。豈
黃九煙而可以無園乎哉。然九煙固未嘗有園也。九煙
曰無園。天下之人亦皆曰九煙無園。九煙心曠之一日
者。九煙忽岸然語客曰。九煙固未嘗無園也。客問九煙
之園安在。九煙曰。吾園無定所。惟擇四天下山水最佳
勝之處爲之。所謂最佳勝之處者。亦在世間。亦在世外。

亦非世間。亦非世外。蓋吾自有生以來。求之數十年。而後得之。未易爲世人道也。客曰。請言其槩。九煙曰。誠然。其地周遭皆崇山峻嶺。匝匝環抱。如蓮花城。繞城之山。凡爲岬焉者。崑焉者。霍焉。岷焉者。不知其幾也。各皆不著。其著者。惟左右兩山。左曰將山。右曰就山。高各數千仞。而將之高過于就。就之視將。大約減三之一耳。山形內壑而外峭。隔絕塵世。無徑可通。獨就山之凹。西南隙有洞穴。僅可容舫。水自此而洩。蜿蜒紆折。瞋行數百步。乃達洞口。口外有澗。亦可通人間溪谷。然洞口纔大如

井。而山顛有泉。飛流直下。搖曳爲瀑布。正當洞口。四時不竭。狀若懸簾。自非衝瀑出入。絕不知其爲洞。故終古無問津者。此則茲山之界限也。山中寬平衍沃。廣袤可百里。田疇村落。壇刹浮圖。歷歷如畫屏。凡宇宙間百物之產。百工之業。無一不備其中者。居人淳樸親遜。畧無讒詐。暑耆男女。歡然如一。蓋累世不知有鬪辨爭奪之事焉。又地氣和淑。不生荆棘。亦無虎狼蛇鼠蚊蚋螿蠶之屬。此則茲山之風土也。山椒各有飛泉下注。懸爲瀑。漚爲澗。流爲溪。沼隨處可通艇筏。而將就兩山之下。溪

流環繞十餘里。中爲平野。亦復有岡嶺湖陂。林藪原隰。參錯起伏。此吾園之所在也。園分東西二區。東近將山者曰將園。西近就山者曰就園。統名之曰將就園。兩園之外。皆溪流環之。而中復有一溪。逶迤流亘南北。形如太極。寔爲兩園之界。將園之門東南嚮。就園之門南嚮。門外各設橋以度。周遭壘石爲繚垣。而中溪居將園之外。就園之中。其東亦有繚垣隔之。不相連屬。獨將園瞰溪。有水陸門各一。溪上爲橋。橋上爲亭。以通兩園之往來。卽名曰將就橋。主人居兩園之中。自號曰將就主人。

此則吾園之大槩也。

二

將園前門臨溪。而溪流散注園中。所見無非水者。入門行竹徑可里許。徑間爲亭者三。徑盡度小橋。爲羅浮嶺。環嶺皆梅也。人行石磴中。又里許。爲鬱越堂。堂前後雜植名卉。間以梧竹。循堂西北行數十步。爲至樂湖。大可二十畝。湖中爲長堤。曰醉虹。迤邐達北岸。堤皆甃文石爲之。兩畔有石欄。中央爲巨橋。曰飲練。橋上有亭。曰枕秋。旣抵北岸。則因山爲樓臺。東西兩樓竝峙。東曰吞夢。

西曰忘天。飛薨傑閣。上接霄漢。左丹而右堊。以象陰陽之義。兩樓相去約十丈。其中爲露臺。曰蜺高臺。臺下甃石置門。狀如城闔。正嚮長堤。以受南薰。繞湖四面皆迴廊。間以水檻。廊檻之外。皆桃柳芙蓉。長堤之兩畔亦然。而堤畔垂楊尤多。湖形本類壁鏡。以長堤界爲東西。西廣而東稍狹。東湖之中央有島嶼。凸起如龜。于其背作八方亭。曰一點。西湖之中央有橫洲如魚形。其首東嚮。構屋其上。宛類樓船。名曰蠡盤。楯外各垂簾箔。洲傍亦皆桃柳芙蓉。與長堤相望。然泛泛波心。非舟不度。若湖

中芰荷魚鳥之屬。則不假人工。自然蕃育。固無煩主人之點綴也。樓後隙地。遍植名花異卉。是爲百花村。兩樓中各命一美人領之。童婢各四。以供香茗汲釣之役。其庖湏諸室。皆在樓後。湏室之傍。溫泉出焉。園中藏書有閣。釀酒有厨。蒔藥有欄。種蔬有圃。植果有林。畜魚有沼。馴禽有苑。任牧有場。分布園之四隅。大氏皆傍山臨溪。而羅浮嶺之南。有書塾二。左曰日就。右曰月將。爲子弟講讀之區。嶺之北。有花神祠閣。主祀百花之神。而以歷代之才子美人配享焉。凡賓客往來遊讌。一園之內。舫

屐皆可經行。獨湖北兩樓。限以堤橋。爲美人所居。賓客不得至。其湖西之蠡盤。則美人賓客。可更迭御之。若休夏納涼。則美人讌寢之時。爲多。循湖而西。歷迴廊十數曲。爲水陸兩門。啓門度橋。卽就園也。

三

就園前門亦臨溪。溪流亦散注入園。而園中之山。多于水。其雜卉亦髣髴將園。而松柏梧竹之屬。爲多。入門爲石徑。磴半之。上下登降。可百餘級。磴盡。爲萬松谷。行松間。可里許。度溪橋。爲華胥堂。堂前有大池。池畔亦雜植

名卉。間以梧竹。頗類將園。自堂而北。則皆山也。岡嶺複疊。峭壁屹屹。如百堵城。溪流逕其下。爲深澗。大小各九曲。每曲折幽勝處。輒建一亭館。凡爲亭者六。爲館者四。至十八曲。山勢將盡。則突起而爲兩峯。高各千尋。東曰就日。西曰雲將。兩峯之陽。各建一祠。祠後有閣。東祠閣中。主祀義勇關夫子。而以歷代節義諸公配享。命高僧領之。西祠閣中。主祀純陽呂祖。以歷代高士逸民配享。命羽客領之。兩峯相去可數丈。下臨絕壑。不知其幾千仞也。而西峯之側。有古藤。其歲月不可攷。兩幹橫互空

中與東峯相接。大如殿柱。兩幹之中。則設橫木皮之。傍植欄楯。以通往來。此天生橋梁也。西峯之顛。有平臺曰挾仙。臺上植五字碑。曰揮手謝時人。東峯之腰。有洞。洞左右有丹室數楹。因巖作屋。蒼翠陰森。人跡罕到。榜以七字。曰洞雲深鎖碧窓寒。峯北直下。有大潭。曰桃花潭。廣可二畝。其水澄碧。兩岸皆桃花。潭畔有石坡。寬平可容千人。坐坡上。觀西峯隔水瀑布。飛流下注。聲若奔雷。坡側有釣臺。臺西有石橋。橫枕絕壑。亦可達西峯。從石橋仰睇藤橋。殆有霄壤之隔矣。園中岡嶺之隙。則有桂

林。有榕林。有楓林。柏林。與萬松谷相望。其中各有蘭若精廬。以供羽衲遊憩者。不可殫述。而西峯祠畔有湯池。因置浴室。以便祓濯。傍亦有丹室數楹。號爲煥館。其氣溫而不寒。隆冬如春。蓋湯池所蒸煦也。其餘藥欄蔬圃之屬。亦髣髴將園。凡賓客往來其中。遊陟眺覽。無適不可。而讌集則多在華胥堂。美人亦不時至焉。堂東沿山有曲徑。倚石壁爲迴廊。循廊行數十曲。至將就橋。橋東繚垣間。有水陸兩門。門內卽將園。然啓閉以時。將園可出。就園不可入也。

四

將就主人曰。吾兩園分而實合。合而實分。其中止一垣之隔耳。論其槩。則將園多水。就園多山。然將園所見皆水。而自羅浮嶺以至兩樓露臺。無非山也。就園所見皆山。而溪流自東入者。滙爲華胥堂之池。池之西北爲十八曲之澗。澗之北復爲桃花潭。與池水俱南流出溪。則無非水也。故將曠而就幽。將疎而就密。將風流而就古穆。將富貴而就高閒。四時之中。將宜夏。就宜冬。然將有梅數畝。兩樓面南。暄燠可臨湖看雪。亦未嘗不宜冬。就

之巖壑幽深。竹樹森艷。能使六月無暑。亦未嘗不宜夏。若春秋佳日。則無一不宜矣。將之東面爲將山。其上珠泉百道。四時飛瀑。就之西面爲就山。其下平疇萬頃。終古斜陽。此兩園所見之不同者也。至于兩園相比。爭奇競秀。回互生姿。登將園之樓臺。西望就之兩峯。轟霄不異雲中雙闕。一望松柏鬱蔥。則五陵佳氣也。登就園之峯。東望將之崇臺傑閣。宛如蜚廉桂觀。遙睇湖光。又令人作瀛洲方丈之想。豈非兩美必合。相得益章者乎。雖然。天設此將就兩山。以待將就主人。將者言意之所至。

若將有之也。就者言隨遇而安。可就則就也。故將山高。就山卑。正如俗諺所云。將高就低之義。且將園之中。其二壘曰日就月將。就園之中。其兩峯曰就日雲將。將就之中。又有將就焉。則主人之寓意可知矣。苟窮極兩園之勝。雖什伯不爲多。而主人自以德涼福薄。惟恐太奢。侈以犯造物之忌。故每園僅節取其最勝。爲目各十。以小詩紀而傳之。非敢言園也。亦云將就而已。此則吾園之始終也。于是主人復岸然對客曰。誰謂九煙無園者。若此區區者。謂非九煙之園乎哉。客乃唯唯而退。于是

九煙曰有園。天下萬世之人亦莫不曰黃九煙有園。

將園十勝

竹徑三亭。亭小者曰寒翠。曰碧鮮。大者曰造詠。俱在萬竹林中。一望脩篁。戛雲琅玕。栗栗不數渭川千畝。千戶侯封笑渭濱。萬條寒玉壓湘筠。王猷莫但憑疎傲。看竹先須拜主人。

羅浮嶺。在竹徑之北。上下四旁皆古梅。繞屋三百樹。詎足云多。正恐趙師雄未夢見在。

紅滿層崖綠滿溪。美人高士到還迷。六宮粉黛多如

許羞殺孤山處士妻。

鬱越堂 鬱單越洲有自然衣食宮殿隨身堂名義蓋取此因稍更袁石公句爲聯懸堂中云笑看東震日坐撫北俱盧俱盧洲卽鬱單越也

恨不身生鬱越洲。化宮衣食足優游。而今別有花天地。誰復埋憂與寄愁。

至樂湖 大可二十畝。天光雲影恍然一碧萬頃。莊叟至樂篇故與秋水濠上相接。因以名之。

至樂人間無有哉。誰知杯海眼中開。鷗天魚國相終

古此外何人更往來。

醉虹堤 飲練橋 枕秋亭 堤在湖中而橋適當堤

之半橋上爲亭坐亭中四顧湖光真身在水晶壺。瓊國也。沿堤兩畔桃柳芙蓉相間而垂楊尤多。絲絲拂波綠煙如織一望令人銷魂。

長虹飲練枕高秋。總是愁人也破愁。更把柳絲收拾盡。爭教張緒不風流。

吞夢樓 忘天樓 兩樓東西竝峙面俱臨湖。龍從軒豁不讓柏梁建章。登斯樓則心曠神怡如岳陽之暇

洞庭矣。昔云仙人好樓居。今則美人居之。仙之與美。一耶二耶。吞夢。取長卿子虛賦中語。忘天。取淵明重觴忽忘天之句。

俯吞雲夢。仰忘天也。住名姝也。住仙姑。射元無脂粉氣。笑他金屋俗嬋娟。

蜺高臺

一名無雲

在兩樓之中。因山爲臺。臺上平曠如席。縱

橫各十丈。其南有短垣如女墻。其北有屋三楹。屋畔大槐二本。左右交蔭。有古藤縈繞其間。臺下甃石爲門。空洞如城闔。南北徑數十步。與長堤相嚮。當盛夏

燄溽時。晝則納涼于城闔。夜則酌月于臺上。不知三伏炎蒸之有無也。蜺高蓋。取龍漢劫前之義。昔漢宮有通天臺。又有俯月臺。下臨影娥池。茲臺其兼之乎。萬古千秋見此臺。通天俯月想崔嵬。茂陵富貴今何在。贏得山人日舉杯。

一點亭

蠡盤

一點亭在湖東。彷彿太虛一點耳。蠡

盤在湖西。波光淼淼。宛在中央。絕類鳧艦。非艇子不能飛渡也。此二區居內外之界。賓客美人皆可遊。若碧簫銷暑。則專爲美人讌集之所。登樓倚檻。晶簾四

垂解衣盤礴縱橫枕籍醉鄉也。睡鄉也。溫柔鄉也。庶
幾兼三者而有之。蠶與螺同。劉夢得君山詩云。白銀
盤裏一青螺。義蓋取此。或曰。此與五湖扁舟何異。意
者如范少伯之盤桓乎。亦無不可。

一點孤亭對蠶盤樓船高處足憑欄。花房酒肆堪成
道。莫作情癡秘戲看。

百花村 在兩樓之後及左右。遍植名花異卉。殆無間
隙。萬紫千紅。四時不絕。爲美人遊賞之所。其中亦有
亭子數處。大氏各以其花名之。而最著者爲海棠牡
丹。荔支扶桑云。

衆香國裏朝臣妾。萬綠天中長子孫。縱使乾坤終混
沌。也須還我百花村。

花神祠閣 在羅浮嶺之北。百花村之東南。閣中置木
主。以奉祀百花之神。如東皇封姨亦與焉。兩傍配以
歷代之才子美人。如司馬長卿卓文君秦嘉徐淑之
屬。每歲時及花朝誕辰。命美人設果醴致祭。或歌新
詩以侑之。

啼紅怨綠費相思。報答春光藉一卮。從此香魂歆

蟹詞人休賦落花詩。

就園十勝

萬松谷 谷可徑二里許。一望古松參天。皆老龍怒虬鱗爪也。昔人之五大夫。七處士。寥落已甚。若杜牧之賦中所云。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庭立而議。亦豈能如是之多乎。中有不封亭。白眼菴。寒知道院。老盡蒼龍鱗甲身。攫拏千尺。豈無神。縱教風雨羣飛去。到底還皈學道人。

華胥堂 昔軒皇夢遊華胥。二十八年而天下大治。此

特夢耳。今則實有之矣。登斯堂也。何難白日到羲皇乎。因題一聯其上云。長離廣乘之境。無懷葛天之民。願與素心古道之我友共之。

羲皇六月睡蘧蘧。不問周歟共蝶歟。軒后夢遊誰作證。如今真箇是華胥。

十八曲山澗亭館 武夷九曲。曲曲通舟。溪山亦云奇矣。而吾園則更倍之。亭有六。館有四。皆天開異境也。不欲別立名者。以名之妙無加于曲也。卽以曲之次第呼之可矣。

溪流如逕石如門峭壁龍菴樾館屯九曲曲中還九曲武夷何處傲兒孫。

就日峯 雲將峯 兩峯在十八曲之盡處蓋山勢屈盤已極忽然怒生崛起如猱龍之奮頭角東西對峙高各千尋登其顛則園之內外四傍無不洞矚東爲就日峯峯前建祠閣以奉義勇關夫子而配以歷代節義諸公如張許文謝之屬命高僧主其事西爲雲將峯峯前亦建祠閣以奉純陽呂祖而配以歷代高士逸民如張子房陶淵明李青蓮長源之屬命羽客

主其事歲時各以酒脯致祭焉。

崢嶸相望兩琳宮天闕驚聞曉夜鐘看盡塵寰皆蟻垤萬千峯裏只雙峯。

天生藤橋 兩峯相去數丈如巨靈之擘太華終古無有合理若行者必自踵陟顛豈不走殺凡夫妙哉古藤互空聯兩峯而爲一謂非仙蹟鬼工誰其信之自有此橋不特資羽衲津梁且關呂二帝師亦得不時往還人天樂事無過于此。

劃斷危崖孰敢登雲龍忽挾霽虹升石梁鐵鎖多神

怪不及天生一古藤。

挾仙臺

一名狎仙

臺在西峯之顛。視呂祖祠固咫尺也。神仙

之中。豈無聲氣。况其地高寒孤潔。月曉風清之下。定有縵山笙鶴相過。揖浮丘而拍洪厓。固非難事。

揮手高臺俯曙煙。時人仰面只看天。等閒便作蓬瀛會。此地神仙不值錢。

兩丹室

一在東峯之腰。巖壑幽森。碧雲深鎖。一在西

峯湯池之畔。池氣蒸煦。隆冬如春。何寒燠之天淵乎。然其爲修真習靜之宇則一也。是宜有道者居之。

池沸丹砂未覺冬。雲寒碧洞暑還空。坎離龍虎休饒舌。只在山房冷煖中。

桃花潭

潭在東峯之後。一泓澄碧。夾岸緗桃。固非凡

境。然亦平平無奇耳。奇在隔水之瀑布。銀河九天練光雷響。令觀者神蒐奔悅。若平坡若釣臺。若石橋。皆藉此瀑以增幽勝。

隔水銀河濺瀑珠。釣臺還伴客星孤。桃花潭水深如許。何物汪倫似此無。

榕林

榕爲散木。然離披偃蹇。垂鬢成門。亦異種也。園

中得一二已足。况成林乎。地在萬松谷之東。歲寒不凋。青翠彌望。中有笑福菴。

閩粵曾誇榕樹門。鬢纓垂地輒行根。不知何日移來種。輪囷離奇綠滿村。

楓林 柏林 皆在萬松谷之西。中有霜紅精舍。鴉舅廬。秋老紅酣。雲錦爛然。寒山石徑。萬不及一。尤妙在西峯頂上觀之。

秋來富貴勝春華。霜葉分明五色花。好向雙峯高處看。青天一半赤城霞。

終

園銘

附

甲寅之冬。已奉

文皇法旨。構園矣。至丙辰仲夏初。復觀陸子祈仙。乩又大書云。桂宮大將軍鐘。奉法旨。中海崑崙園已成。敕黃子速作一銘。以便即日勒玉云云。余乃遵旨為銘曰。

倬彼崑崙。是曰天門。幹維八柱。宅乾奠坤。

華蓋握契。三角盤根。媧皇煉石。天際餘痕。

金母所治。桃錦霞歆。閩風縣圃。峻極秋雯。

園銘

輝光旬氣。熊熊魂魂。爰自龍漢。萬禩千春。
于今創見。實維我園。我園伊何。始自微塵。
藐予小子。蛾螽之臣。圭繩家漠。遊戲成文。
空中樓閣。夢裏煙雲。鶯籠蜃市。蒼白焉分。
自怡或可。不堪贈人。誰知嚮習。上達天神。
子虛廼實。幻影斯真。維我
文皇。至聖至仁。憐才若渴。好善如珍。一教傳
宣。再命將軍。按圖鼎構。海嶽嶙峋。遂令茲
園。雪煜輪囷。瓊樓玉宇。金屋瑤軒。山水澹

峙。竹樹清芬。衆香國富。萬綠天親。輞川梓
澤。未比兒孫。華林上苑。何當弟昆。
帝曰佳哉。此一名垣。騷壇可建。別業可屯。列

真雲集。僊姬駿奔。斑麀白鳳。繹絡繽紛。有
書滿屋。有酒盈樽。簫韶迭奏。絲竹娛賓。典
酣起舞。筆舌瀾翻。一唱百和。響徹高旻。山
鬼驚竄。龍鶴跋跋。

帝曰佳哉。其樂孔云。藐予小子。儉羽枯鱗。仰
睇霄漢。幾萬由旬。緬維茲園。日異月新。初

名將就。今則不倫。將也乾元。就也坤元。大
哉至哉。太極渾淪。維我
文皇。三界同尊。甄陶萬彙。埏埴烝民。一經題
品。瓦石璵璠。茲園何幸。得附丹宸。拜銘增
愧。鼃咳蟲呻。吾
皇大德。歷劫長存。元會運世。視此崑崙。

清微二十二代弟子黃周星謹撰

小引

王謔菴游喚曰。人有兩目。不第謂其
晝視日。夜視月也。又賦之兩足。亦不
第欲其走街衢田陌。上長安道已也。
瓦一壓而人之識低。城一規而人之
魁狹。天下三山六水。土處一焉。一土

小引

之中。蠕蠕攘動以盡其疆陽。是惡能破蠡之房而出螳之穴耶。又曰。天地之精華。未生賢者。先生山水。故其造名山大川也。英思巧韻。不知費幾爐冶。而但爲野仙山鬼蛟龍虎豹之所嘯據。或不平而爭之。非樵牧則緇黃

耳。而所謂賢者。方如兒女子守閨闈。不敢空濶一步。是蠡螳也。尚不若魚鳥。信如謔菴斯語。則世之不爲蠡螳者。抑寡矣。僕本曠適之人。復生曠適之地。江風山月。朝爽夕佳。浩浩落落。其樂無涯。一旦遠去舊都。誤墮蠡螳

園中感然而城規之。弁然而瓦墜之。
蠕動疆陽。交戰乎前。主人枯冷家墨。
惟窮年堅守繩甕。誠有如謔菴所譏。
每中夜浩愾。人生貴適意耳。僕春殊
三十有二。幸而策名當時。修途未央。
歲華堪惜。東西南北。安往不歡。無端

向風馬牛之區。齟齬齧齧。行歎坐愁。
何爲也。茲者衡遊告成。聊託紀咏。自
謂稍稍破蠡房。出螳穴矣。試以舉似
謔菴。謔菴其又將魚鳥我邪。汰沃主
人漫題



衡嶽遊記

鍾山黃周星著

鶴江門人古之冕較

余自總角時。即有五嶽之志。顧生長鍾山。艸堂間。距五嶽青翠遙遙。每從縑素中。緬懷雲氣。只如秦漢殿庭。談三神山耳。癸酉盛夏。曾挾策走山東道。一望岱宗。鬱葱爽然。心動時窮。旅虺隕。津梁乏絕。僅從驢背上。延頸注盼。黯黯告别。徒有慚惶。若夫南方之衡。自辛未入楚以來。便感山靈貢夢。將謂持三日糧。咄嗟

辦此耳。乃浮名羈縶。卒卒未果。迄今歷十有二年矣。始克踐斯約。則壬午歲之秋杪也。主賓相見。既喜其來。而恨其晚。且古稱五嶽于中州。衡爲最遠。余家江南。去此四千餘里。非有槎軒屏屨因緣。幸而肆志遊之。是不可無記。記曰。

衡嶽距湘潭二百里而遙。余以九月旣望癸未。薄暮發舟。同行者白門鄉僧津修。邗江程生雲朗。蓋先是修從金陵得得來。以八月抵衡。會連雨弗克陟巔。歸

來。僅能爲余極道嶽路松之勝。余頷之。至是復携與偕。越三日丙戌。抵衡山邑。呼篋輿詣嶽廟。甫行數里。許望見道傍蒼虬千尺。森峭觸天。果如修言。稍進。則寒陰夾隊。屹如巨人冠劍。林立拱揖相屬。大夫良爲勞苦。輿人向余言。是中松竒特可志者二。曰龍頭。曰子抱母。龍頭今亡矣。子抱母宛然。會天將暝。疾趨廟止。宿崇寧寺僧舍。明日丁亥。晨起謁嶽帝廟。貌窿闕。賁鏞。嗶然。時釐禱者甚衆。半皆邨氓。羅拜鑪煙下。口

噉嚼不辯爲何語。余雖通籍，猶然布衣也。僅齋辦香爲獻，酸寒可掬。俗人腹笑之，知帝不我訶也。時修朗皆在側，惟仰視薨楠，嘆喟曰：「黻願嶽之爲殿，沈沈者迭殿巡行，畧無往蹟可紀。遂復返寺，飯罷謀登山。時陰晴相戰，與人環立聽命。余悉謝去，獨與修朗及童僕數輩策杖徑往。有送余者，偶得小僧名福，頗解事。藉爲鄉導。余袖中亦有圖經，迤廟西行，隰畛間二里許，至茶庵菴，則隰之終而山之始也。稍上則岡矣。送

者別去。余輩拾級而登，幽草野花，秋色堪把。稍前遇石磴，磴本一片石，人邁而磴之。傍有時人新題曰雲梯，不知何義。過磴始聞潺湲聲，自遠而近，砰砒如奔雷。下矚深澗中，若斷若聯，如曳練如縣箔者，絡絲潭水也。余心神澄曠，沈然有會。福遙指潭處示余，時志在高山，未暇窮源。遂去，過玉板橋，水聲益瀾瀾沸耳。然又非絡絲潭水，蓋繇是以趨潭者。余踞盤石，憇木蔭中。良久復前，山勢漸峻。至此始有嶽意。遊者始杖

既陟復降。峭壑相間。然壑弗及。峭十之一。此所謂小竹篙嶺。大竹篙嶺也。竹篙。本象山形。巉削。南楚方言耳。而後人輒更爲祝高。殊無謂。兩嶺皆岿嶭。與浮雲相亂。初望前嶺。煙靄中有白衣。以爲天上人。比達煙所。則白衣又在天上。凡數休而後至。據地牒牒。渴肺願漿。然屠蕪相望。僧茗可乞。旣踰嶺。則嶽思過半矣。于是有半山亭。亭已虛無人。空閉栴檀數軀。莓苔告哀。佛有憂色。出亭四望。則空衆峯羅立。湘流縈

帶矣。時山雲樓起。漭漭無所見。福妄言之。余妄聽之。修朗輩。妄附和之。稍上。雲黨益盛。餘弗逃者。咫尺遊情少勸。遂折入鐵佛菴。弛裝脫屨。擬稅駕于此矣。時日猶在悲谷。天色乍開。乍合。然可決其不雨。余復投袂起曰。今日卽不登峯。夫豈無傍近散勝可搜。胡駭坐爲。余目福。福曰。有之。此傍近爲兜率菴。懶殘巖。余欣然往尋。繇菴右取道南折而下。先過懶殘巖。巖庫溼不可坐。半芋旣無。牛糞亦少。上數武。卽兜率菴。菴

徒四壁立。荒畧草創。斧痕尚鮮。堦下有秋花亭亭。頗類貧女顏色。詢之老僧。曰鐵線牡丹也。時天忽向霽。出菴。遍索無餘勝。意微快快。然往返經行處。桐竹參差橫斜。宿艸殘碑。或僵或立。似王侯家新廢臺榭。令人愴然。生盛衰之感。仍取故道歸。偶登坂。少憩。余坐。諸人皆坐。見白雲庵庵。舒卷不經。儵忽萬變。雲有孤飛者。群遊者。旁午相觸者。前後相逐者。有滂滂四起。忽復回互者。少焉衆雲烏合。直來逼人。余輩急起。欲

避無地。頃刻匝匝。並在白光封裹中。余歎息謂修朗輩。吾與若終日地下看雲。亦曾見如是雲乎。嗚呼。此乃其所以嶽也。修朗皆憮然。返于菴。僦夢禪榻。溪山無酒。倦劇如醉。越明日。宿霧益壯。似欲雨者。然不耳。枯坐于鼃餐後。信脚登山。已過丹霞寺。余自下上。有客自上下。邂逅于泉樹。蒼蒼間。客乃吳人。亟搖手謂余曰。勿往。適峯頂大風雨。徒敗公苴屨。強挽之。至菴中。然菴處固猶未霑濡也。余疑之。客曰。茲嶽蓋有三

天焉。自玉板橋以下。一天。自橋以上。至半山亭。一天。自亭至峯頂。又一天。徃徃雨其上。霽其中。雨其中。霽其下。而甚者。或雨其下。霽其上。霧其中。非復人世陰晴也。余又歎之。有頃。天微霽。余意仍欲搜傍勝。屢目福。福謝無有。良久曰。無已。則下火場。于是遂東之下。火場。然心怪厥名。弗韻。比至。則哇竈穢俗。所見無非野髡。名稱其實。但竹石礪道。亦髣髴昨日兜率路。差可不悔。時虛霖已霏霏矣。疾趨返。未及菴。而大雨明。

日又雨。余惟匡坐繩牀。時時呼老衲說無事鬼話。福笑于前。修朗歎于側。僧童輩皆寂無聲。老衲炊飯作供。案間有蒟蒻根。竹花菌。皆山蔬也。余屢爲獸餐。蓋自丁亥至己丑。凡三宿菴中。畱小詩于壁。記之。明日庚寅。雨少歇。霧晦如故。余決策前進。褰裳先登。仍過丹霞。僧智融持一卷索詩。泚筆題之而去。遂歷會泉。經湘南寺。徘徊弗果入。乃至南天門。此土人所稱橫嶺者也。嶺當岡巒之脊。嵒嶮綿亘。寔中分嶽。嶺之陽

曰前山嶺之陰曰後山。又自山下仰矚者高。迄嶺而止。自峯頂俛矚者卑。亦迄嶺而止。蓋登斯嶺始獲覩。祝融云。時有僧持茗出飲客。僮夫而操吳音。修呼問所勝。對曰。過此則飛來船。講經臺矣。遂從岐路趨至船所。船之上下左右皆石也。船則高度兩崖間。適當石之門戶處。人皆從船底往來。船上亦捫躡可登。余與修盤礴流連。未始不歎其奇也。周視絕壁間有題曰石舟者。有曰策雲釣月者。又有擬題曰慈航者。以

船喻船都無是處。往觀講經臺。臺上刻有壽嶽二字。云是宋徽宸翰。然奇處正不在此。遂復返。尋登峯路。時霏霧迷離。對面茫茫。如半山亭時。余輩惟以福爲目。福高亦高。福下亦下。經獨覺門故址。余忽恍然。低回久之不能去。蓋余初登橫嶺時。將謂過此以往。當步步攀躋。直到上頭矣。不意此處復作凹凸。旣斷復起。類蜂腰然。此嶽中絕無關繫處。而余獨嘿契其理。以爲登峯非如此則不妙。似先得我胸中丘壑者。

未暇與俗人言也。經獅子泉。入上封寺。寺僧極藜苳。向人惟攢眉說苦。然寺亦漂搖頽殆。無任理。夫之上天尺菴。至峯頂。時雲絮四塞。白日暉其外。一氣氤氳。浮動如混沌。未分時。遊者亦莫知爲祝融。峯側有小祠。石其垣。鐵其瓦。前以位嶽帝。後則思大禪師。有行僧顛霜種種。從祠中出。自稱雒陽人。曰。余老此孤峯。絕頂十五年矣。指余輩登望月臺。數人者。據石趺坐。相顧淒然。如在窮荒海島中。時見雲色稍明澹。幸其

或開。僧掉頭曰。全未全未。余悵然乃下。此初登也。遂西過不語巖。至會仙橋。橋卽道書所號青玉壇。又在後山之後矣。兩崖斬然中斷如峽。惟近北崖者。石脈不絕。如駢拇枝指。相去三丈許。復突起而爲會仙峯。橋橫跨之。廣可數尺。下臨萬仞。余飄然徑度。修從之。餘人或色戰縮胸。久之乃過。然余旣度此峯。天色忽慘變。濃霧如墨。溼霧濛濛。蕩滴宵冥。疑非人世。余亦悄然悲恐。捉修臂曰。人言地獄景象。幽晦無晝夜。當

作如是觀。修點首。去峯數尺。復有巨石。絳間。初不相屬。或云可躍而下。以試人之心。遂名曰試心石。石隙有古松數株。秃拙如畫。不知何似天台橋畔。峯上望捨身崖。殊了了。路紋如線。足跡可數。會昏黑。不辨陵谷。身固難捨。心亦懶試。仍循舊徑南下。過觀音泉。蒼翠幽溼。步步踏落葉。有山衲扶藤相御。則觀音巖。僧碧環也。巖一名圓明洞。一名高臺寺。今皆不可攷。獨巖在耳。巖左復有小巖。蓋新出之土中者。其洞外有

石龍首。洞中有降龍尊者像。不知何代遺蹟。向來遂埋坳。爾許年。巖額平廣如席。僧或乞名。余卽題曰降龍巖。傍有石類蟾蜍。西嚮癡望。如請雨者。而觀音巖上故有圓通閣。懸崖置屋。結構牢密。僧指石上短松曰。此念菴羅先生手植也。薄暮霧愈甚。就憩閣傍僧舍。神骨頗覺高寒。中夜時聞淅瀝聲。蓋林露實穉。兼山澗泠泠。俱非雨似雨者。比天明。乃真雨。披衣出戶。四望酸然。僕夫况瘁。余猶躊躇未決。問福。福不言。問

衡嶽遊記
修朗。朗曰。下山。修亦曰。下山。余無可柰何。遂如所請。然終不能忘。會仙橋。復踏絳溼。往觀之。昏黑如故。乃東觀望日亭。舍利塢。脫殼池而還。返至湘南寺。忽簡圖經曰。此處有貫道泉。亟入寺訪之。泉頗幽冽。石壁間有大觀中趙岍絕句。岍不知何許人。詩亦平平無奇。而此山唐宋人畱題絕少。見此聊慰典刑。復過鐵佛菴。菴前爲岐路。東西分。繇東道下山。可十五里。卽前日來時路也。西道倍之。且茅塞不良于行。然福巖

南臺諸境俱在西。余一意討勝。遂麾奴子肩襍被從。東下。而余與修朗輩策杖而西。仍下兜率菴。至中菴。菴荆扉反鑄。惟餘蕉花守籬外。道經已公巖。巖在隔溪。徑路斷絕。余意頗怠。而福力薦此巖殊捨訝。非曩所見諸巖比。遂從亂石僵樹間。猿挂而下。入巖。見空洞可容百餘人。福言不謬。有五臺僧龕其中。聞足音。蹙然似有喜色。余默思此中面壁。何減少林。祇恐爲僧心不了耳。出巖。天忽霽。路漸蕪翳。茅葦如人長。時

見衰藂中一片皆鴛鴦菊。土人或不識此毒卉也。然花自可翫。望福巖寺在前。欲往詣之。而福先引至羅漢洞。洞卽獅子巖。以形得名。相傳前代有五百聖僧居之。日飯于福巖寺。寺中故有凡僧五百。合爲千人。然飯罷輒隱其半。至者疑焉。一日披荆跡之。盡在洞中。後遂移巨石塞其門。至今無敢排闥者。說雖不經。然余觀其塞處。庠豁如城闔。石自內出。殊不可曉。石傍有隙。修以杖探入數叩之。聲窸窣然。俄而狂飈怒

起。福曰。此豈洞中羅漢噴耶。往年故有雷雹之異。然同行者皆不顧。益賈勇陟其巔。風倍勅。吹人欲墮。有頃乃下。風亦旋止。坐坡側少憩。正見三生塢鼎立層岡。纔露魁結。會雙脰告憊。不任嬖姍。囑修福兩人往先之。有奇則以聞。良久反命曰。亡奇乃已。遂入福巖寺。寺亦亾它奇。惟古松數章。龍鱗猗栗。寔爲此山之冠。余亟稱之。寺僧爲橋。李人向余指畫形勝。云此地四峯環拱。後嶂則狻猊狀也。前臨平畬。有孤垤突起。

如龜爬堰。且行且視之。信然。時已過劫。餘之南臺寺矣。回望宋人黃桂所書大壽字。在宿莽中。遂至退道坡。坡間石磴。畧如東道所稱雲梯。而廣長數倍。歷百餘級始盡。或呼爲天生磴。察其傍。則金牛跡存焉。蹠痕參錯。間以人趾。此中安得有是跡。豈亦效顰蠶叢故事爲之耶。下睇嶽廟。歷歷在目。以爲西道之勝已盡。而道左有三石相疊。俯瞰歆巖。欲墜不墜者。飛來石也。修朗輩皆危且竒之。余曰。夫嶽則廣矣大矣。諸

勝備矣。胡拳石之足多。抵廟時。天已暮。余中夜淡念。此來往返于嶽。自丁亥迄辛卯。凡五晝夜矣。而山靈妒人。雲煙黨錮。朱陵之真面目。其終不可識乎。澄爽有待。務堅定以勝之。越三日甲午。天則大霽。曉望衆峯。歷歷老黛如沐。余仰面長笑。不復言。急呼僕夫戒裝。于是提修挈朗。仍取玉板橋故道而上。江山艸樹如故也。而點蹴眺聽。觸處軒豁。恍如別一天地。令遊人精神怒生。俄而半山亭。俄而觀音巖。皆疾于鳥巖。

僧環復趨迓山阿。草草相勞苦。是日碧空皎澈。上下中奉歡然。同一天矣。絕無向客所言兩三天之感。而余輩懲前者雲厄。有戒心。皇皇焉。惟恐失會仙橋。接屨而趨。至橋。則日方亭午。此番陵谷劃然。崖爲之加深。橋爲之加細。余仍飄然徑度。餘人從之。時修慕試心之名。欲從緝間處躍而下。環從後呵之不止。竟躍而下。有奴子繼之。而余亦從橋畔梯而下。逸峯而達于所躍之石。諦視石上字。乃定心。非試心也。然定而

後試。良亦至理。石隙秃拙。松故無恙。有善緣木者。能王長其間。獨捨身崖。則無敢嘗試者。身固重于嶽耶。遂趨登峯頂。是日天地始分。鄉之混沌者。一變而文明。騁懷極目。見界諸境。咸來奔會。環復一一指畫。初下其手。曰。此某峯某峯也。又下其手。曰。某江某河也。復四面下其手。曰。此周遭大小諸某某山。衡陽。羆邑也。長沙。羆邑也。邵陵。郡邑也。余憒恍久之。或叩後山諸勝地。則皆在峯脚右畔。如古大明寺。如茅坪。如九

龍坪又歷歷入環指掌精藍系蕪遠松如薺噫吁嘻
危乎高哉自登此峯而七十一峯皆益砌間物耳今
而後祝融君猶得不以真面目奉我乎此再登也將
下峯聞傍有太陽虎跑二泉遂并觀之太陽泉亦與
貫道諸泉伯仲而繇泉以達於上封寺有石笕焉漚
涓涓緣之以下約二里許云是唐時一老女所鑿至
今以名其笕此老女大好事毋乃踢地喚天無聊之
極思耶虎跑卽在寺後出樹石根鏤淙淙不絕然皆

不甚著歸巖語環曰余詰旦欲觀日環曰今且請觀
落日遂假道圓通閣上觀音巖頂與修並坐觀之烏
輪墜處與平地所見亦畧同但下方已嚮晦而山際
猶輝輝美景爲異耳是夕念念作日出想殆不成寐
夜半環促之起嵐氣嚴礮不霜而淒行者皆擁扇扶
續暗中燃枯竹牽率至望日亭時北斗煌煌在天寒
鷄尚未初號同遊數人莫不延頸東望恭默鵠立如
金閨待漏圖從者或蠶僵蜩縮抵背斲睡久之月始

上。盈。盈。一。鈎。清。輝。如。濯。此。人。間。夢。回。酒。醒。時。也。又。久。之。東。方。始。作。初。僅。一。痕。白。白。者。漸。高。漸。淡。則。黃。繼。之。黃。者。漸。高。則。紅。繼。之。紅。者。既。高。則。紅。盡。處。又。漸。淡。而。為。白。白。則。又。黃。黃。則。又。紅。如。是。者。又。久。之。乃。吐。一。線。于。莽。蒼。間。倏。而。半。規。倏。而。全。輪。紫。蕤。支。頰。玉。盤。不。足。以。喻。其。色。也。轉。瞬。扶。桑。載。拂。則。色。化。而。為。光。不。能。正。視。矣。而。觀。者。咸。詫。光。中。猶。蕩。漾。如。冶。金。此。不。知。是。日。動。目。動。時。朝。旭。已。璵。瓏。同。遊。者。人。人。滿。志。而。去。無。他。

望。而。余。獨。中。懷。勃。宰。似。仍。不。能。忘。祝。融。乃。復。登。之。瞿。然。顧。其。後。相。從。者。惟。有。一。修。是。日。所。見。則。又。異。雲。瀾。于。山。腰。凝。而。不。流。無。近。遠。皆。作。一。片。白。日。光。在。上。映。之。粼。粼。瀟。瀟。遙。峯。如。鳧。雁。出。沒。渺。然。洞。庭。萬。頃。余。不。覺。驚。喜。狂。叫。顧。修。曰。大。奇。大。奇。管。人。云。雲。海。盪。吾。心。胸。此。其。是。矣。蓋。余。三。登。峯。而。山。亦。三。變。始。則。海。終。則。湖。獨。中。所。見。是。山。耳。嶽。哉。嶽。哉。何。其。善。幻。而。不。測。也。觀。止。矣。亟。去。無。太。奢。侈。取。造。物。忌。既。返。于。巖。遂。浩。然。

南下。將至湘南寺。忽又簡圖經。知此處有隱松巖。不
憚披蒙茸探之。荒陋殊難爲品題。不知何故被此嘉
名。或者岸谷變遷。抵寺日猶未晡。是日蓋乙未也。計
往返于嶽者又兩日。于是遊聲始振。乃公對鏡引杯。
頗有驕色。栩栩然自謂目無全嶽。而嶽廟前招提星
羅。煙磬相望。豈遂畧無小勝可紀。則拱手應客曰。敬
聞命矣。竊已于前兩日了之。以壬辰了其西。則集賢
書院也。宮庭肅潔。清風穆如。諸賢人姓字燁燁。所云

開雲霽雪之先輩具在。院後琅玕萬箇。間以瘦松。芬
碧瀟疎。能使六月無暑。或采杜句題曰。湖南清絕地。
差不惡。此外如胡文定湛甘泉兩祠。僅可倣元旦酌
酢例。到門投一刺而去。不見主人。以癸巳了其東。則
所謂華嚴閣甘露林諸所。俱卑庸無足道。最後至一
處。號近聖蘭若者。廣長不羸十笏。室已闐寂。偶僦步
入。正中有出山老迦文妙相。鬚髮如生。肉色温好。緝
目波流。顧人而笑。余極駭悅。修朗亦皆駭悅。歎未曾

有。然莫識所自。返至司馬橋。適遇福。試詢之。福遽曰。是其所活佛耶。余輩始知爲活佛。獨怪此中人殊乏心眼。不活佛之則已。旣活佛之。不以活佛之道事之。而乃聽其抱膝冷坐于蟲絲蝸篆之下。衆生夢夢至。此。此前兩日所了廟傍小勝也。攷圖經。水簾洞去廟差遠。乃以下峯之後一日往了之。其日則丙申矣。暄麗如暮春。仍呼福道夫先路。行十里。經桂藩新卜寢丘。稍坐松根觀之。亟去。覓水簾路。而福初不識途。安

引余輩入山。行二里許。不聞水聲。頗疑之。望見隔溪村煙曖曖。髻嫗鷄犬。如桃花源人家。命福往叩之。始知誤入。急返故道。得牧牛兒爲指南。越陌度阡。踰踔。畷間。久之始涉澗。舉頭遙見白練。知是簾所爲。然此微簾耳。又行二里許山路。始見全簾。蓋朗不能從焉。獨修與余偕。飛流自山頂兩折而下。峻壁高可百尺。水逕之。故曰簾。瀉珠濺玉。真有銀河九天之想。歌坐崖上。毛髮淅淅。魂骨俱清。簾畔大字。標天下第一。

泉。而余所坐處石平如砥。亦大暑朱陵太虛洞天。其
傍宋元人姓字楚楚。視嶽有加。然皆不見汗青。何殊
腐朽。聞水中有冲退石。堪坐臥。苦斗絕無路可下。未
敢以身許之。然此處亦值得一死。恨不立化爲猿鶴。
余歸途日修言。此亦奇觀矣。未知與匡廬瀑布孰爲
雄長。顧水而簾。簾而洞。三之則美斯全。今乃闕一。故
吾深愛其簾。而猶微恨其不洞。返至先所涉澗。卽簾
之餘。渴甚。掬水飲之。果甘冽異常。此泉合置第一。砥

廟。偶過準提庵。忽有懷赫蹏見訪者。爲天台寺僧湛
公。湛公之來。則邀余爲方廣遊也。嗟乎。余念方廣久
矣。未入嶽。神已先往。但以距嶽頗遠。故後之。今不意
遂得湛。時弗可失。遂欣然命駕。以明日入方廣。有從
余遊者。卽前送余茶菴別去者也。其日修行。朗不行。
或便謂修勝朗。然山水有緣。亦胡可強。初所歷皆官
道。平楚蒼然。黃疇相錯。矯首望天柱赤帝諸峯。猶冉
冉送客。久之始入山。山徑崎嶇。微類福巖路。而詰屈

倍之。既過西明寺。則益巉啞不倫。怪石虎蹲。藤樹交
蔭。林礁齒齒。千澗皆鳴。行人屢入。箐樾中。幕屋如幄。
或數里不見天。惟聞荔蕭龍菴下。水聲滌汨。然亦不
辨水所在。時于蔓葉踈隙窺見之。桐栗俱歲年老大。
結實纍纍。枝頭自笑。沙磴多碎。敲石膚布地如魚鱗。
鱗鱗有光。或卽舉以當雲母。仙家大藥。不應狼籍如
許。遍歷窳窳間。竟日不逢一人。鳥雀相呼亦少。斜曛
始抵方廣寺。寺故壯麗。屢遭鬱攸。今遂零落。然規模

猶依稀可觀。殿上佛軀極偉。皆負牆露坐。塵隆干鼻。
覺活佛遭際。猶幸立荒臺。佇望四面。銛峯苞簇。環繞
如城。僧言此地。形絕似千瓣芙蓉。寺基乃在蓮房上。
熟視之。信然。遙指疊嶽。有紅葉半彎。正出萬綠深處。
余與修。聯眇久之。烁魂欲醉。飯于僧閣。窻扉怡悅。此
中儘堪寄夢。而湛已庀榻于天台。勢不能不天台。遂
別去。過洗衲石。補衲臺。皆梁海尊者遺蹟。石去地無
多許。水逕其上。欲簾不能。然簾意亦可想。臺則礪礪

樹石間。可設蒲團孤坐。後人或又題曰嘯。獨計此一
衲耳。既洗又補。何當復嘯。稍前度石橋。修翳四合。激
湍清越。此亦絕無關繫處。而余又樂之。低回駐戀。如
過獨覺門時。既暝。乃投天台。一徑森黑。穿蘿而入。寺
極典嚴。是湛所經營。頗不類巖阿結構。明日晨起。往
觀拜經臺。惟有荒寒一片。尋無縫塤。塤甃亂石爲之。
位當兩山之會。罡風曉昏雷吼。而浮圖尖終古矗如。
寧無呵衛。回視前山椒。亦有亂石塤。與此相望。昔年

經震霆摧而爲二。然俱植不踣。以彼塤匹此塤。所謂
東隣西子也。返過妙高峯。峯通體皆石。峭壁仡仡。如
百堵墻。而石上有一徑。儼然軌涂。卽以車轍名其亭。
上剝留元圭六大字。柳骨顏筋皆備。殊可法。有石欹
覆高崖間。其形正方。曰分糧斛。不知斛化爲石。石化
爲斛。又有稽首石上者。憤痕宛然。石乃不剛于額。顧
之失笑。返于寺。湛欲相淹信宿。而佳處已盡入奚囊。
安能爲蔬笋留。偶聞福昌寺龍潭有幽致。遂紆道取

福昌路而下。既至。則茫不知潭所。寺中人導觀之。潭處亂石間。竹蕨胥途。遊展罕到。一泓黝宵。疑爲龍湫。修稍進。投石試之。導者變色呵止。以是潭嘗殺人故。然我輩豈潭所得殺也。笑而返。是役也。以丁酉往。戊戌還。初志在方廣耳。乃兼得天台。可謂不負西來意矣。擬束裝言歸。忽披圖經。蹶然起曰。尚有黃庭觀見遺。其以明日往。至則荒寂無烟。松筠空鎖。亟訪魏元君飛仙石。突兀傍簷。跂脚朗吟。半天笙鶴。縹緲可想。

反至中途。聆澗聲觸耳。知從絡絲潭來。忽憶前福所指潭處。尚未到。慨然往尋之。衣榛帶棘。上下岡坂。乃達潭所。潭不一水。水不一狀。然潭所逕無非澗者。欽卧石上。看壁間飛流。所謂砰砒如奔雷者。足當水簾之半。然又不可以簾論。故是氣象別耳。水傍有山客某小篆趙澗二字。鈎畫亦俊健。世人耳尊于目。趙澗之名。遂以絡絲潭而掩。非身到誰知之者。是日巳亥。山行告終。雙履盡穿。踵決尚未覺。明日庚子。高卧僧

舍稍息勞生。然胸中躍躍然。全嶽動盪。醒與俱醒。夢與俱夢。方寸幾不能自主。辛丑。乃出嶽。寺僧送之。廟前見道左頑石上標佛號。漫訊之。僧曰。此嶽石也。蓋世傳嶽帝宮。故在峯頂。陳時有思禪師欲踞其地。與帝約曰。吾拋一石。視石止處。創爾祠。故祠遷于平麓。卽今廟是矣。余又爽然念此等閒瓌事。不叩則亦不知也。凡余所歷嶽中諸勝。有前人所未及者。多以善問得之。九煙氏曰。余于茲嶽。蓋亦得其八九云。從來

品嶽者。高言祝融。幽言方廣。竒言水簾。余旣兼而有之。若夫高外之高。幽中之幽。竒前後之竒。亦鮮不爬羅剔抉。征翳伐荒。鷲入詭出。與猿鵲爭智勇。可謂不遺餘力矣。所微憾者。獨後山未到。人言其金碧繡錯。緇錫如雲。安可過而不問。噫。余本以數千里外之身。一旦畏糧挈艇。跋涉山川。徒以嶽故。若僅取金碧緇錫。鋪染快目。豈余所急。且亦豈嶽所望于余者哉。雖俟異日焉可也。天地不壞。灝氣長存。五嶽之遊。請從

衡始。山中前後畱墨。識會仙橋者。曰老此不恨。贈碧
蘿峰片石者。曰差可共語。題方廣寺者。曰萬壑孤蓮。
而廟前有乞額爲帝獻者。則書曰發英生寶。并記之。

衡嶽詩

入衡嶽見引路松

十二年前。搖爽夢。四千里外。踏閒苔。蒼蒼一片雲。松
色合。是秋冬之際來。

遊衡嶽詩題丹霞寺僧卷

只從天半領精神。自古名山亦待人。五嶽今纔遊一
角百年吾已歷。三旬收來嶺海湘沅色。閒盡羲農虞
夏春。髣髴夢吟曾到處。溪光雲響憶前身。

三宿鐵佛菴雨中
寒花一徑稱僧貧
佛屋峰腰不記春
息我勞生風雨
到三朝真作住山人

寺僧以佛芋竹菌二種相餉

分爾伊蒲供勞勞
世外心芋叨佛號
美菌出竹香深
野納時窺戶巢鳥
不下林素餐頻
衍衍燈磬負秋陰

歎夢

蒼○葛○櫻○桃○屢○犯○猜○昔○年○慙○謝○已○心○灰○如○何○萬○壑○千○峰○

裏○猶○自○崎○嶇○夜○半○來○

五日三登祝融峰

飄○然○已○到○嶽○不○可○知○六○虛○雲○膜○馮○翼○焉○闕○聲○影○冥○冥○

右初登

曠○然○復○來○雲○逃○無○所○山○川○駿○奔○頰○受○全○楚○何○物○紫○蓋○
倔○彊○不○語○

右再登

是日又至。迺竭雲才峰。灑其腰空。明皚皚黃子曰。吁。嶽私余哉。

右三登無池山川記
會僊峰頌衡嶽漫做竟陵體

嶽者衆山宗。鴻龐互終始。朱鳥位其南。赫胥厥有紀。正大兼雄深。舉體絕纖詭。如彼莊偉人。初不令人喜。亦不令人畏。渾然元氣爾。故云益智力。恭壽備斯古。齋齋漠漠中。莫測其起止。忽得會僊峰。竒情聚于此。

此雖以奇稱。要亦自然理。天下大文章。定有波瀾起。矧茲磅礴區。而可恒情擬。巧力豈嶽爲。或屬神鬼技。臨崖自怦怦。踞石猶惺惺。大山宮小山。衆秀相表裏。雲氣多詭暉。子光而孫水。竊聞此中雲。往往出山趾。晴雨下上之。山半天屢徙。以此思衡嶽。衡嶽可知矣。

飛來船

想爾飛來意。山川力豈能。偶然依霧泊。或者類雲崩。泛海難逢客。疲津屢見僧。此舟無覆理。不礙伯夷登。

登視融峰遙嘲馮子
周星今日登峰罷
下視浮雲笑未休
底事長沙馮一第
不隨黃鶴到山頭

登峰後書壁間遺陶子

陶子曾屢訂余遊

七十二峰相待久
年年笠屐負心期
我今慙愧先君到
他日君來讀我詩

觀日四章章六句

駕言觀日于彼天
東鷄夢甫半寒星
憊憊風露浩然

萬山之峰有鯨者
月悠然而上繁星
雨散海色混

濛義和不來六螭
鞅鞅萬山旣白義
和迺來熊熊

睢靈象寓昭回
鸞兮昱兮維日之
旭兮巖巖者嶽

是出雨雲雨或不
我雨雲或不我雲
野臣心惻敢告

東君

水簾洞

頗恨茲山無瀑布
不知水在此稱簾
天分碧漢遙遙
下人近蒼崖細細
霑飽歷千秋風雨
怒靜觀三夏雪

霜巖身閒祇合家林杪卧聽琮瑤憂曙簷
有感僧舍芙蓉盛開
經年不識芙蓉面寂寞寒芳何處開忽向朱明峰下
見看山來是看花來

遊方廣天台二寺二首
如許森泓地云胡今始來相期在方廣無意到天台
十里趨鳴澗千年隱嘯臺乍遊疑夙夢步步記霜苔

其二

所見無非嶽移情入宵冥亂泉秋後寺絕壁古時亭
榭葉路多濕蓮花峰正青白雲吾負汝筇響未遑停
暫到家

一灣窮水招樵悴滿眼森涼偃舊扉何處荒荒青未
了主人新自萬山歸

葦窗記

葦窗舊名瓮天。卽余讀書處也。以屋形類石瓮。故名。北壁有小窗圓如月。其外則朱闌一曲。闌內梧桐一。木樨一。稍遠之海榴二。又遠之若梅若桃杏。若繡毬芍藥。薜葡萄紫薇之類。不可單述。此皆園中曩日之所有也。今年春季。余復抱書來此。竹榻綵帷。蕭然如畫。開窗舒盼。故人栩栩相尋不絕。桂卿槃礴而傲坐。梧丈嘹唳而高吟。而石家阿醋亦時時倩紅靨笑人。雙睛暈寒烟。籠綠肉。顧半窗闌然。

誰可晤語。因憶誦王子猷。何可一日無此君之語。呼童子持鑿入深谷求之。童子返曰。棘楚縱橫。琅玕深鑱。不可得也。余悵然者竟日。向晚散步池頭。遙望西隣翠靄如屏。爽然心訝。趣視之。但見蒼葦萬竿。暮烟暮歷。余一叫欲狂。謂童子曰。大奇大奇。似此艷陰。何減瀟湘風韻哉。急乞數竿。移植窗前。相對嘯吒。中夜忘寢。葦故有心人。一宿而芊然。再宿而栗然。三宿而森森然。轟轟然。蕭瑟如悲歌。翩躚如醉舞。碧光照鬚髮。秀色沁神魂。樂可知也。于

是礪墨濡毫。而顏其瓮曰。葦窗。志樂也。時若濕霧濛濛。老雀呼姓。梅花蒸烟。紅露在帟。其樂僂僂。僂僂者葦。紫月如姝。蝦蟇墮竿。麻姑搔背。環珮雲來。其樂嫵嫵。嫵嫵者葦。龍霆一壁。篁雨幽幽。鬼嘯狔啼。七絃走蜈。其樂颯颯。颯颯者葦。葦乎葦乎。素節蒼顏。寧有能逾子者乎。雖有穠華。吾不汝易。酌汝杯酒。謹識斯語。以無忘此寒窗。昔漢陰隱君子臨秋水而嘆咏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噫嘻噫嘻。蒹葭白露之中。乃亦有伊人在

有不醉者存。何遽坐眎。不相抹正。一爲執杓代理。耶。噫。是夔言也。愚觀此公雄踞真丹。巧歷莫紀。精多物宏。椹椹樞樞。彼當年材華魄幹。定自籠轢等夷。今雖老。威令尚行。其在上者。格不得下。在下者。搯不得上。處四旁者。皆選蠕觀望。莫肯先發。遽篠乎。威施乎。文繡偶人乎。積唐潦倒。相與爲醉而已。嗟呼。已矣。勿復言矣。視吾舌尚在。不吾願有喙三尺。語未旣。有登東臯而嘯者。若遠若近。或圖或閩。嘯不一人。人不一聲。聲不一詞。詞不一調。有激者。

謫者。突者。諫者。于喁者。調調刁刁者。函胡者。清越者。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者。噌吰如無射者。窳坎鏜鞳。如歌鐘者。噌然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者。大氏潺湲。隄側激楚。瀏瀟吐懷。而半部離騷。矢音而一通小雅。自冬歷春。嘯猶未已。愚黔聞之心動。稍進益諦視之。則數子屹然。鴈立于臯次。遽前提其臂。拍其肩。數子大嘯。愚黔亦大嘯。相應如千百鸞鳳。聲滿天地。響震巖壑。當是時。九天雲垂。四海水立。百靈萬怪。惶汗奔走。項王之救鉅鹿。黃帝之張洞。

庭殆不及也。後巫陽從帝所來言此公爲諸君暫醒者數日。

戲爲逆旅主人責臯伯通文

半非道人亂後無家。往往僑寄逆旅。逆旅主人不禮焉。至乞一椽不可得。夫羣兒何足道。其中有號爲賢者。亦復爾爾。道人笑曰。嘻。此真所謂賢主人矣。昔梁伯鸞適吳。臯伯通以廡下居之。世皆稱伯通賢。繇今觀之。則伯通不太多事乎。道人將行。乃阿賢主人之意。代爲文以責伯通曰。

咄咄伯通爾何人斯。乃竟容梁鴻居廡下耶。吾聞

爾爲臯氏。彼爲梁氏。雖生同斯世。而族類懸殊。且爾家吳門。彼家扶風。一南一北。風馬牛不相及也。豈嘗有枌榆香火之情耶。又爾爲吳門大家。彼爲江湖賤士。爲大家則有大家之體。必峻宇重門。深居高拱。謁者如鬼。主人如帝。階前盈尺之地。毋令它人闖入一步焉。而後無愧其爲大家。若賤士則有賤士之分。窮猿喪狗。飄泊天涯。四海無家。一枝莫借。固其所也。之二者自有天地以來。蓋窮年而不相告語。累譯而不相通問。老死而不相往來者。

也。爾之名著吳門久矣。鄉里稱述。聞聲相思。以爲爾必吾輩中人。吾不識彼梁鴻者。與爾何親。乃一旦以廡下居之。喪大家之體。而長賤士之威。莫此爲甚。爾何顛倒。一至于此耶。是豈爾之喪心病狂耶。抑鴻之祿命偶亨。應享奇福。遂若有鬼物憑于爾躬。而令爾爲此驚世駭俗。千古創見之怪事耶。咄咄伯通。吾窺爾之意。視此廡下。若不甚惜者。爾雖不自惜。吾則重爲爾惜之。爾抑思人家之廡。何爲而設。祖父之所貽。子孫之所守。上可以候王公。

中。可以饗優隸。而最下亦可以畜牛馬。飼雞豚。卽
或閒曠無用。而付之窶人。授之貧士。則可以徵僦
稅。而取屢緡。潤屋肥家。于是乎在一廡之關係。良
不細矣。爾何見不及此。而輒輕以假梁鴻耶。吾爲
爾計之。鴻居爾廡一日。則爾亡一日之稅也。鴻居
爾廡一歲。則爾亡一歲之緡也。幸而鴻尚有霸陵
可隱。齊魯可家耳。萬一久假不歸。則爾臯氏之廡。
且將化而爲梁氏之廡矣。是不可不爲之寒心耶。雖
然。爾于此廡。本不甚惜。夫一廡誠何足惜。然其害

有不止于一廡者。彼鴻與爾素昧生平。萬一包藏
禍心。得隴望蜀。今日居爾廡。明日睨爾堂。後日窺
爾閨。眈眈然鮒入鯢居。不至盡取爾之宮室。而吞
篡之。其勢不止。則爾將來雖欲求爲彼廡下之客。
而不可得矣。夫爾實開門揖盜。噬臍何及。是又可
不爲之寒心耶。咄咄伯通。爾胡爲此。爾試觀世俗
之人。每一舉事。不爲厚實。則爲名高。如以此舉爲
厚實。則爾之所喪多矣。如以此舉爲名高。則爾不
過欲市德于鴻。以博一賢豪長者之譽耳。夫爾將

獨爲賢者。則吳門之人。豈皆不肖耶。爾將獨爲吳門之賢者。則天下之人。又豈皆不肖耶。且梁鴻何人。昔年嘗牧豕上林。因失火償主。以身力作執勤。及居爾廡下。則爲人賃春。彼勢家或慕其高節者。老或稱其非恒。自我觀之一傭夫牧豎耳。是何足比數耶。又鴻居爾廡。與其妻偕來。其妻爲誰。則世俗所稱肥醜而黑。布衣椎髻之孟光也。聞其每爲鴻具食。必舉案齊眉。不敢仰視。夫以如彼蠢陋之形。而又作如此腐僞之態。鮮有不望而反走者。吾

生

意爾當厭憎唾棄之。不暇而顧反敬禮之耶。又鴻生平好詠詩著書彈琴自娛。諒居爾廡下。必不能低頭塞默也。爾獨不惡其嘯咤無聊之聲耶。又不特此也。聞鴻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非之。乃變易姓名。避地行遯。今日之運期耀。卽前日之梁鴻也。跡其行藏。有類詭激。後來氣節標榜之旣。未必不繇于此也。爾獨不畏夫窮治鈎黨。波及居停耶。咄咄伯通。此數者皆人所易曉。而爾顧憤憤若此。吾知之矣。爾得無浮慕虛聲。而以鴻爲

才人耶。夫人之處世。何所用才。鴻卽才。何與爾事耶。又得毋以鴻爲高士耶。夫世之恨士。正恨其高。鴻卽高。又何與爾事耶。不則爾素負熱腸。憐鴻之窮困。無依而收之耶。夫鴻之窮困。鴻自取之。卽宵啼露處。凍餒流離。彼時命固然。又何與爾事耶。咄。伯通。吾今請爲爾正告之。天之生鴻。所以譴鴻人之棄鴻。所以處鴻。彼鴻卽才。如周公。德如仲尼。品如繇夷。行如曾史。文章如班馬。歐蘇。學識如賈董。韓范。節義如張許。文謝。然而無勢位。足以驕人。

無貨力。足以動衆。交遊不足。生蘭譜之色。流寓不足。增邑乘之光。卽望重公孤。名高天壤。曾不足以易吾之一瓦一石。一草一木也。彼窮來爾鄉。保不驅逐之。禁錮之。稱厚幸矣。吾不識爾。何愛于彼而公然以廡下尊寵之。何其重梁鴻而輕廡下耶。藉曰彼哀而請之。求而得之。然彼舌自敝。我耳自克。彼穎自禿。我目自蒙。彼容自戚。我氣自雄。彼踵自繭。我徑自封。則鴻雖有蘇張懸河之口。潘陸倒海之詞。陶潛乞食之顏。慶忌奔馬之足。亦將如爾何。

耶。且天下爲爾者一。而爲鴻者累千百。而未已。倘聞爾之風。延頸接踵。貿貿然。纍纍然。我負子戴相率而來歸爾。爾以一廡容一梁鴻足矣。又安得千百之廡以容千百梁鴻耶。咄咄伯通。爾有廡。吾輩緊獨無廡。夫吾輩之廡。自有吾輩之客居之。當其來也。吾則爲之闢池館。飾供張。共飲食。同臥起。其愛之也。似子。其畏之也。似父。此非勢利之交。則私暱之黨也。其與旅人羈客。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又何有于握齷踈賤。不因人熱之梁鴻耶。咄咄伯通。

爾過矣。爾過矣。爾容一梁鴻。而天下之爲梁鴻者。喜爾爲一容梁鴻之伯通。而天下之不爲伯通者。必怒。但恐梁鴻之後。不少梁鴻。而伯通之外。更無伯通。徒使後之爲梁鴻者。往往哆口向人。作不入耳之談。一則曰伯通。再則曰伯通。而吾輩之誓不爲伯通者。大氏胡越視之。豕獸遇之。死灰槁木待之。任其乞館。則不聞。獻詩。則不答。疾病。則不視。殞殞。則不救。如是。亦可謂賤惡斥辱之至矣。然彼猶不識時務。齟齬齧齧。輒復援廡下故事爲口實。夫

庶下之舉。前此未有。始作備者爾也。罪魁戎首。非爾而誰。怨汝罰汝。爾則何辭。咄咄伯通。爾何人斯。乃竟容梁鴻居庶下耶。

告殯男石兔文

嗟乎傷哉。歲在癸卯。黃子年五十三矣。時萍寄石門。憤鬱亡慘。走武林。拮拾餬口。先是內子于夏五月。有娠。已四閱月矣。至是忽苦腹痛。以吾在外。故誤聽庸醫。姚大黃者。飲以枳朴耗尅之藥。遂致殞墜。蓋宛然一男也。嗚呼已矣。吾曩生三女。皆以地與歲支名之。長者以壬午生于楚湘。因名之曰湘騏。次者以丁酉生蕪陰。三者以壬寅生錫山。故一名蕪鷓。一名錫處。今此兒雖溘然殞殞。猶之乎吾子。

也。既爲吾子。不可不哭。既哭吾子。不可無名。嗟乎。此兒之生。此兒之死。地則石門。歲則玄鬼。遂追名之曰石鬼。以隻雞卮酒。哭于其藁葬之所。而爲文以告之曰。民也。嗚呼。汝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耶。吾年逾半百。胤嗣尚艱。黃氏一脈。不絕如髮。吾望子久矣。豈惟吾望子久。自吾父吾祖而上。以及吾高曾始祖。皆望子久矣。而汝既惠然而來。奈何復愬然而去耶。是果吾家之門祚衰薄。不宜昌厥後耶。抑吾

之骨相單寒。于法不當有子耶。又豈吾德涼行謫。應招天譴。遂因我而并波及于汝耶。我聞世間嬰兒之生。善則斗嶽降之。孔釋送之。不善則阿脩羅攫之。鬼子母啖之。汝之來也。果誰降而誰送。汝之去也。又誰攫而誰啖耶。是豈汝之乘輿而來。輿盡而返耶。抑汝之生死有數。汝亦不能自主耶。雖然。汝之生。吾不得而知。汝之死。吾則知之。皆繇汝母起居不謹。以致汝不安于腹。而又誤飲庸奴姚大黃之藥。以致汝中道殞喪。是殺汝者姚大黃也。汝

亦知之否耶。嗟乎嗟乎。曩使吾遭時激昂。吾必不長貧賤。卽貧賤而有一椽數畝。必不流離至石門。使石門之人稍有能假館而授餐者。必不舍此而去武林。吾苟不去武林。則汝雖不安于汝母之腹。吾必當召良醫治之。雖有大黃百輩。安能殺汝耶。惟吾不幸而長貧賤。貧賤不幸而至石門。石門之人。又復簡忽厭棄之。乃不得已而去武林。以致汝戕于庸奴之手。而莫能救。是汝雖繇大黃而死。實繇我而死也。幽冥之中。吾其何以謝汝耶。更可傷

者。當汝死時。吾不及見。聞汝出腹之際。厥狀彭亨。墮地之頃。啾啾有聲。嗟乎。吾縱不得汝爲子。乃欲一睹汝彭亨之狀。一聞汝啾啾之聲。而不得耶。古者葬殤子。長中下各有制。未三月則不爲殤。汝在胎而殤。視殤子則猶彭祖也。上之不能用殷人之棺。椁夏后之塋。周而下之。并不能用有虞之瓦棺。僅以蒲越純束。羸瘞于荒榛斷壠之間。吾雖欲厚汝。其將何以厚汝耶。嗟汝石鬼。吾負汝。吾負汝。汝今已矣。悔將何及。然我實非無情于汝者。汝尚明

聽吾言。吾望汝甚切。汝雖暫去。仍當卽來。汝有姊三人。吾皆珍之。惜之。視同珠玉。以故汝姊之暱我。過于其母。吾之愛女者如此。汝若肯來。其珍惜更當何如耶。且吾非他人。乃秣陵前進士黃九煙。多讀書而能爲詩古文者也。寧渠不堪爲汝父耶。吾聞造物忌盈。人生缺陷。多其慧者。薄其福。豐其才者。嗇其遇。吾束髮讀書。三十登第。至今猶窮愁孤苦。一事無成。造物之薄我。嗇我。亦已至矣。豈猶未足以示罰。而復恐遷怒于汝耶。抑吾自揣生平。廉

潔正直。俯仰無慙。熱腸利濟。勤修功行。文人無後之語。定知不爲我設也。吾聞彼蒼重絕人嗣。使天道有知。汝固當來。如其無知。又孰能禁汝之不來耶。卽吾之生平。或不足道。然自吾先世以來。皆儉樸謹愿。積善行仁。若以恒理論之。後世宜有興者。汝縱不爲吾來。獨不爲吾祖。吾父來耶。藉日子之賢愚不可知。汝而麟鳳。則以麟鳳來。來則可以繼徐卿之歌。汝而豚犬。則以豚犬來。來亦可以免若敖之泣。是賢愚皆我所不計也。汝又何憚而不來。

耶。嗟汝石鬼。汝生則人。汝死則鬼。爲人則穉。爲鬼則靈。汝來投我。而我不克保汝。我則負汝。我今招汝。而汝忍不顧我。汝不轉負我耶。我行且去。石門矣。棄汝于荒榛斷壠之間。汝魂魄將何依。吾爲汝計。亦何可不隨我而去耶。今汝母方虛腹以待。汝來則仍居故處。擇善地而生焉。鞠汝育汝。教汝勗汝。恩勤百倍于他人也。汝如不欲生則已。汝而欲生也。舍我將安適耶。我聞竺乾氏之言。鬼爲中陰身。舉目幽暗。惟視交媾處則最明。若在胎忽墮。則覓路甚難。此汝已經之苦也。汝雙眸炯炯。魂魄去此不遠。欲來則竟來耳。又安可逡巡而自誤耶。嗟汝石鬼。吾今告汝。言盡于斯。吾聲哽咽。吾涕漣瀉。丹雞在案。清酒在卮。汝靈不昧。幸明聽之。

黃坤五先生曰。身與家之困。則九煙所近。歷題與文之創。則千古所未有。章法迴旋。倉兄百結矣。吾爲僑客平氣。則簡忽厭棄。所以遵此時之天。且石門雖無深相知者。然泛泛往還。尚不至題午貽嗤。若盡爲假館授餐。反違天

矣。吾爲石鬼招魂。則旣知投胎。必知再來。決不作炎涼。悔入舊進士之家。又決不樂庸俗。反托彼不多讀書。不能爲詩古文者。願九煙以自信者。信石鬼之魂。亦卽以信天。或盡爲假館授餐。未可知也。

詰天公文

黃子臥病一月。形神顛頓。志慮紛糅。野鳥晝啼。山鼠宵走。魂愁魄怨。無所歸咎。乃爲文以詰天公曰。天公天公。吾嗟爾之悽悽。蓋聳渾沌初分。三才鼎立。或冕而圭。或墳而埴。惟公最强。踞乎太極。其上穹窿。其下青碧。雙丸熊熊。六子螿螿。僕觀公形。磅礴公貌。魁梧公年。耄耄公位。崇臚公亦。可謂富于黔婁。樂于榮啟。飽于伯夷。壽于顏子者矣。僕爲公計。公閱人旣多。歷年亦久。謂宜亶厥聰明。輔我元

后勸善如飴。勑惡如莠。投魑魅于遐荒。散光明於
戶牖。俾人齋畏壘之胸。戶贈康衢之口。享厥鴻名。
垂之不朽。不亦茂哉。乃吾熟窺公之所爲。竟大謬
而不然。吾試詰公。公辱聽焉。膾肝何德。齋心何咎。
誰實爲之。一天一壽。侏儒何盛。歲星何衰。誰實爲
之。一飽一飢。貨殖何喜。商歌何怒。誰實爲之。一貧
一富。直絃何辱。曲鈎何榮。誰實爲之。一死一生。譬
彼勳華。弗克千載。胡誕癸辛。燔炙四海。譬彼姬孔。
弗獲比肩。胡縱莽操。鬼蜮聯翩。皇哉禹甸。帝區王

宅。龜豸何爲。姦宄蠻貊。井井田田。旄髻歌舞。山澤
何爲。蝮蠓蛇虎。以若所爲。實應且駭。僕雖善辯。固
不能爲公解也。至若杲杲出日。不耀寒谷。烈風雷
雨。偏逢大麓。震雷虩虩。不擊秦臺。九水七旱。仁聖
是災。有時雨粟。不雨首陽。有時反風。不反咸陽。有
時冰合。汨羅湯湯。有時滅火。介子猖狂。刀俎節義。
桎梏文章。虹不貫日。晝不飛霜。貞姬刎脰。烈士刳
腸。風霾寂寞。慧孛潛藏。孱主泣血。忠臣扼腕。江潮
避壘。海颶吞航。以若所爲。是謂大拂。僕雖至愚。要

不能爲公屈也。卽如僕者。五岳其頭。四瀆其腹。吐
氣干霄。嘯聲滿谷。公之視僕。誠不知將以爲龍象
之姿。抑以爲蛻蝨之族。然僕自揣。纍纍賤士。唧唧
寒生。腐心千賦。泥首六經。鶉居穀食。蠖伏驚行。鄉
黨嗔其寡合。童婢笑其無成。且也孤類鶴踪。寒同
蟬品。酒國多兵。研田罕稔。裹蹄未謁。夫奚囊。蟬鬢
不儷。乎瓦枕。華竇眯翬雉之觀。黎腸絕駝猩之瀋。
側身以遊。曲肱而寢。不知何負于公。而公顧困我
若斯之甚乎。僕今訊公。公幸教之。答其激楚。宥其

狂癡。僕實無狀。昧死陳詞。爾乃俯伏敗牀。屏息聽
命。人語旣終。地籟亦靜。久之忽聞天公噓然笑曰。
吾聽子言。維鞞維鼓。吾適沉醉。假寐縣圃。何物么
膺。輒敢爾侮。吾已繫之。投畀豺虎。吾豈聾盲。聞過
思補。今與子約。守之終古。熊熊鼉鼉。毳毳黼黼。子
毋我誚。我母子苦。有渝斯盟。俾出童殺。于是黃子
遽然而醒。霍然而興。振衣出戶。旭日方升。

...

...

...

...

...



